



童年的电影

安徽池州 赵柒斤

有时周末，一个人呆在家做起电视“土豆”，竟然对某电视频道“老电影点播”产生浓厚兴趣。往往，眼睛盯着电视屏幕里“熟悉的故事”和“英雄人物”，思维却穿越到40年前的村头播放的“黑白故事片”中难以自拔。蜗居江南一个偏僻小山村，小时候，村头来个挑货郎担的、炸爆米花的、收鸡鸭毛的甚至接犁头补锅的，都舍不得放过。家门口能看上电影，那股疯劲、乐劲别提有多足。

清楚记得，第一次家门口看电影，是虚龄6岁时的1977年深秋，村民组通电半年后的一天中午，村民组长接到公社电影院捎来的通知后，疯了似地在村子里嚷嚷开来：“今天晚上俺村子里放电影了！”全村的男女老幼闻声都欢喜得一蹦多高，简直跟过大年差不多。当时，村民组虽没通公路，可到遥遥5公里外的公社电影院肩挑放映机仿佛成了十分轻松的美差，青壮年劳力都争着抢着去。村民组长把这个“光荣使命”交给一位“亲信”后，那家伙顿时像得了宝贝似的满面生光。他夹起一根木扁担、操起两根尼龙绳就精神抖擞地奔向公社电影院……

最着急的当然是我们那一帮刚会跑的小屁孩。村民组长“广播”后，便聚到村头的一个黄泥墩上，一个个把脖子伸得老长，整个下午都眼巴巴地盯着那条曲折折的山路看，甚至连路上爬过的多少蚂蚁、秋虫也能数得清清楚楚。待挑电影机的汉子一露头，顿时欢呼雀跃，一起拼命往村跑报信，生怕大人们“怠慢”了村里播放的第一场电影。

西边天空还高悬着红红的火球，村民组的场基旁兀地就立起了两根木柱子，一块镶着黑边的“白手帕”钉在两柱子中间，一只蝉似的黑箱子爬上左边的木柱子后，就“唧呀唧呀”地高声唱了起来……

来……顿时，整个山村沸腾了。正在田间地头干活的小伙子大姑娘没心思了；在家烧锅做饭的老大爷老太太们也极不安分地每隔三五分钟就溜出厨房，远远地朝村头场基的“露天电影院”打探几眼；最紧张最热心的观众还是我们那些小屁孩。公社放映员一进村，便一步不离地尾随着他转，待他把“歌曲”调试出来后，我们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家中拖来了小凳子，占领有利地形后，就人模人样地坐在那“欣赏”起歌曲……

天终于一寸一寸地黑了下来，没有月光的夜晚依然挡不住前来观影的外村人脚步。一会儿，村头的场基上便是黑压压一片人群。村民组长“嗯嗯啊啊”做了一番“重要指示”后，电影机就“突突突”轰响起来。那次播放的是革命战争故事片《渡江侦察记》，把大伙儿看得一会儿笑、一会儿跳，声音在群山中激荡荡去，俨然整个群山都变成了一个大屏幕，壮观极了……

村里人第一次在家门口看上电影后，电影便成为大伙儿生活中一种最高的精神享受，成天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着村民组再放几次电影。但那年头，山里人在家门口看电影是十分奢侈的事。如今，再没人为看不上电影发愁！可童年“电影”的氛围也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莴笋

安徽长丰 仇多轩

莴笋各地叫法不一，我们这里称做莴笋苔，似乎也很形象。勤劳的母亲，利用渠塘沟坝旁边用水方便的条件，开荒整地，一锹一锄地积累，以无数次磨破手掌为代价，换来了承包地以外的十多块大大小小的土地。种上莴笋、辣椒、苋菜、茄子、西红柿、南瓜、生瓜、白菜、豆角、茶豆、生姜、雪里蕻等二十余种菜蔬，在全家的辛苦操持下，这些不大的地方，常年生机勃勃。人勤地不懒，每一块土地都有令人惊喜的收获。

起先，我家种的是收成高的青莴笋，它易生长，少虫害，适合劳动力不够的家庭种植。春天来临，母亲会选一块较为平整的地方种莴笋，这样成熟后就可以供整个春夏搭配着食用，选平整的地，便于平时收获平根铲掉。农家种什么、选何种、如何种等等，都有很多统筹方法，需要经验，反复揣摩，关注细节。如此，农家平淡的生活渐渐有滋有味。每年正月底，母亲不怕麻烦，在院中用塑料薄膜育苗，包括棉花、西瓜、莴笋、辣椒、茄子等，有时确实因为时间不够，才会从集镇上买现成的苗。母亲下苗前一丝不苟，很多工序我都参与过，但是很多流程现在渐渐模糊、忘记了。

莴笋对田管要求不高，母亲通常会下上两三百棵莴笋苗，加上损耗和赠送的部分，移栽好收获也够全家享用。农家人生活讲究少，但蔬菜必须常换口味，这是家人勤劳能干的标签，碗头上常年不便的菜品，其实乡邻会在心里记住的，虽然多不会以偏概

全，但也会留下不好的印象。

莴笋栽后，隔几天不看就有惊奇发现，不久就长至十多厘米高，齐刷刷地仰望着蓝天。月余，就可以选择出众的收获了，贴着地面一铲就是一棵，两棵就能炒一大盘。后来，我家种了香莴笋，茎和叶色彩搭配，形成了色差，看着很好看，吃时感觉味道也好，孩子们都喜欢。

莴笋炒食、凉拌、晒干、腌渍皆可，各有风味。炒食时，可与肉类、木耳等菜搭配，色香味更佳，相得益彰。单独清炒，根据个人喜好，片、条、丝均可。鲜嫩莴笋，切丝凉拌，入口清爽。在我家，莴笋嫩叶不会浪费掉，将它切碎和莴苣一起清炒；或是撒些盐，揉上几遍，挤去苦水，和凉拌丝一起食用。生活困难的那段日子，粗粗粒粒的莴笋，开荒地里的众菜蔬瓜果，持续接力，充腹之余，铭肌载切。那些美好的乡村日常，已在记忆里生根发芽，生长幸福，守护幸福。

百味·友谊

重逢老友明甲兄

安徽巢湖 方克逸

“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脑海这耳熟能详的歌声，重逢五十余年前工友明甲兄，别有一番温暖在心头。

是时，我意外接到含山资深书法家、多年好友平甲先生电话相邀：几位朋友在乐意酒店里聚一下，出场大佬乃其嫡堂明甲兄。哦！明甲兄是我50余年前的工友，大名“唐明甲”，直令我乐意打车赶过去。

我是1970年进入现属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东关陶瓷厂，与明甲兄成为工友的。我在成型车间二组上班，操作加工碗坯。明甲兄是开采车间，岗位在厂房之外的濡须山（亦称白石山），掘进山体构筑筑道，采集瓷土原料，当是陶瓷厂的第一道生产工序，也是陶瓷厂的传统项目，陶瓷厂在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上马时，原名就叫东关瓷土矿。我与明甲兄不在一起上班，但相识相处，颇有共同语言，休息时间几近形影不离。记得每日晚餐后，他经常领着带着我及许业鹏、李天福（三虎子）等同年相仿的工友，在近邻东关船厂或新建的农药厂遛弯，有时候会不顾一天上班辛劳，结伴去十里外的省东关水泥厂看一场《英雄儿女》或样板戏露天电影；周日（当时没有实行双休日），我们则常徒步淮南线铁道，悠悠游哉，从濡须山口转到山西边634仓库大院散步，或至林头老街逛一遭，算是行走旅游。明甲兄为人正直，性格豪爽。他身材魁梧，声若洪钟，上班干活不怕苦不怕累，浑身好像有使不完的劲。他拳头一攥，俨然行者武松再世。在那偶有泼皮岁月，我们视他为保护神。我开始接触看到霍元甲大侠时，立即联想到我身边有位唐明甲大哥。那时我十六七岁，可谓不谙世事的懵懂少年。明甲兄大我几岁，在社会经验方面显得老到成熟。他不仅带着我玩，更在言行举止方面，指点帮助我踏实做人。一次我俩同行到古镇运漕，在街上我与人打招呼比较随意，信口开河，竟让粗中有细的明甲兄听出了毛病，当即耐心向我指正，令我受益匪浅……

在回味50余年前一幕幕往事中，我赶到含山，又来到了明甲兄身旁。时光荏苒，岁月不饶人。我与明甲兄都已步入古稀，各自彰显沧桑。我一声“唐师傅！”他应道“方克逸！”50年前的原版称呼，拉近我们握手相拥。我们欲言又止，热泪盈眶，那一刻正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老话说无酒不成席，而在此时，我与明甲兄颇有共识：我俩一个是“茅台”，一个是“五粮液”，且是50余年的年份特酿。嗨！就让我们来一场半百一遇之酒不醉人人自醉吧……善哉。

百味·诗词

山坡上的那棵楝树

安徽合肥 胡玲

暮春的忧愁

像只小猫蜷缩在树下
春天的花朵都去哪了

山坡上

那棵楝树穿上碎花衣裙
衣裙上紫色小花闪烁着星光
夏天快到了

她奉命要带这些孩子般的花朵回家
桃花樱花杏花梨花海棠花
不久前还在这儿满山坡地开

引得人们啧啧赞叹迷失在春天里

转眼间她们都去哪了

这些玩疯了的孩子一定躲起来了

不想回家

一连几天她都戴着金灿灿的太阳帽子

四处眺望找寻

远远看去真像一位幼儿园的老师

清新优雅

可这天天气变了

轰隆隆的雷声霹雳一般炸开

闪电将苍穹刺破

暴雨倾盆而下

楝树的紫花撒了一地

像是被炸碎了的炮仗

可她依然站在山坡上呼喊

你们在哪里？要回家了

一声又一声

在狂暴的风雨中回荡

哦，她们要回家了，那仙境般的家乡

第二天楝树更加干净清爽

只是略显疲惫

她幸福地搂着这些被找回的花朵

就要踏上回家的征程

我爬上山坡去和她告别

听着咯咯咯的笑声

多想做回春天的孩子